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二十回 比功夫計除巨寇 顯英豪力剿雙龍

本是權門鷹犬，山林嘯聚行兇。擂台此日過英雄，性命輕輕斷送。餘黨豈容漏網，巢窩頃刻成空。回思昔日舊威風，彷彿一場春楚！

話說杜鵑橋被這寶鏡白光衝倒，董天林喜極，方欲舉拳打下，張文龍在台下看得清楚，不覺大驚，忙把袖中所藏的弩箭望上一指，只聽拍的一聲，一支弩箭直望董天林手腕上打來。董天林究竟是行家，慌忙把身子一閃，那支弩箭便射在董天林的英雄帽上，把個董天林嚇得倒退幾步。杜鵑橋即趁此時候骨碌碌地往台下一滾，恰好被楊德明趕過去，把他抱住了，沒有跌傷。此時台上的白光還是飛來飛去地閃爍，楚材知道沒甚厲害，便放大了膽復又將咒念動，把左手向空中一放，只聽得台上又大震了一聲，方才所剩的一半寶鏡盡打擊得粉碎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楚材早已躍上台上道：「好狗強盜，你既擺設擂台，須要光明正大，若是徒仗邪術麼，怎算得英雄好漢？俺今上台，可知是你惡貫滿盈之日了！」董天林見自己法寶被他破掉，已是氣得默默無言，此刻又見一個文縷縷的人跳上擂台，心想：「我這法寶定是這人所破，若再與他比較，恐非他的敵手，除非與他戰平，方可取勝。」因此眉頭一皺，頓時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你既口出大言，定然有些本領。俺今也不與你賭鬥法術，只憑自己真實本領，一決雌雄如何？」楚材道：「好好！」兩個人便交手起來。楚材明知自己實力不能及他，故此一上手時並不講什麼行門過步。董天林見他打的是五花炮，哪知不到三五個招數，便變成八仙拳。方得看明，轉明間又變了美人拳；三五招一過，又變了楊家短打。忽上忽下，忽前忽後，不到一刻工夫，不知變了幾十種拳法。把董天林打得他一個手忙腳亂，覺得有些招架不住。慌忙跳出圈子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且住！」楚材笑道：「輸贏還沒有定，怎麼又要住了呢？」董天林道：「俺的本領你也盡知，你的本領俺也明白。若只管混打下去，恐勝敗還非一時可定。如今俺與你個法子在此，莫若與你賭鬥功夫，若然你沒有這個本領，快些與俺下台，休得在此招丑。」

董天林這幾句說話，本是要想把楚材嚇跑，自己也可趁此收場，不意楚材哈哈大笑：「憑你有什麼本領，都不在俺心上。只管使出來，俺與你玩玩就是了。」董天林見嚇他不下，只得硬著頭皮說道：「你既會賭功夫，俺且問你還是頭功，還是腹功。」楚材道：「不論頭功腹功，均可領教。」董天林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先與你賭頭功，然後再賭腹功如何？」說畢便將靠壁上係的一個鐵槌取在手中說道：「你且將頭巾取下，待俺將你額上先擊三下，然後我讓你也擊三下。」楚材道：「就讓你先擊三下。」說畢將頭巾取下，把渾身功夫運在額上，說道：「擊便讓你先擊，若然你要暗算，便當怎樣？」董天林道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若要暗算與你，便非人類。」說罷便將鐵錘舉起，用盡平生之力照准楚材額上打來。哪知氣力使得太猛，那個鐵錘剛才打下，早被楚材借他的力趁勢一迎，直把個鐵錘彈將開去，幾乎把董天林的虎口震開。董天林慌忙拱手執了，重復用力打下。豈知這回更不濟事，剛到楚材額上，又被楚材借力一迎，董天林卻拿不住了，便從手內如飛一般地彈了出去，直彈台下。

此時朱文忠他恰巧仰面向著台上呆看，未曾防備鐵錘飛下，哎喲一聲也沒有叫出，面門上早著了一下，頓時鮮血直流，往後便倒。嘍兵一見，慌去扶扶時，已是活的了，登時鼓噪起來。朱文忠在那邊聽見了，忙趕過來看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叫嘍兵將屍首背回山上，自己惡狠狠地執刀在手，專候楚材下來報仇。這且不提。且說董天林見鐵錘從自己手內彈出，又傷了一個自己的人，不覺滿面羞慚，大喝道：「你究竟用何邪術，把俺手中鐵錘彈下，傷俺同伴。如今俺也不與你賭頭功了，且與你把肚功一賭，看你更有何法使出？」楚材笑道：「你自己一個鐵錘都拿不住，反要錯怪於俺，真正豈有此理！你今既把鐵錘丟去，且讓你稍佔便宜，就與你賭肚腹功便了。但方才頭功是你先動手，此刻肚腹功，卻要讓俺先打，你敢讓俺先動手否？」董天林笑道：「這有何妨？」說畢便將衣服脫去，露出一個極大的肚子來，站在擂台中間，也把渾身的功夫運在腹上。只見霎時間，董天林的肚子竟像鐵一般的堅硬，卻只是閉口不言，用手亂招。

原來董天林所運的功夫，名為閉口功，又叫鐵牛功，故不能說話。楚材便將頭巾揣在懷中，笑道：「這個閉口功有何稀罕，還要與俺賭！只怕你性命只在頃刻之間了！」董天林聽了只氣得怒目圓睜，勉強直了喉嚨喝道：「你敢來！」楚材就從從容容的走將過去，先把手在他腹上一摸，果然堅硬無比，又細細地將他腹上察看，見他肚上那個臍洞足有酒杯大小，四圍黑茸茸的盡是毫毛，那毛也有一寸餘長，因是氣運足在肚，故毫毛根根如鐵線的一般，臍中還覺得隱隱有熱氣噴出。楚材明知他的功夫已到了二十四分，倘就此貿然打去，終恐無濟於事，須得先為試探明白，然後可以用計破他。因此端詳了一回，假意地先把一個中指探入臍中摸了一轉，不覺暗暗吐舌。

原來裡面竟是銅牆鐵壁的一般，而且又是熱騰騰的炙手可熱。楚材中中暗想，幸是先為試探，不然幾乎上他的當，若照俺這拳頭打他，不要說三下，就是三十下只怕還不能夠動他分毫。況且這個功俺這生平從沒有練過，倘是打他不倒，被他還打起來，還當了得！這便怎生是好？嚇！有了，不免將俺平生練過的那個臍風入洞拳法試用一遭，看是如何？想定主意，便掉轉身軀向側首一站，隨將那右臂伸縮了一回，又假意咳嗽一聲，趁勢咳出一口痰來，吐在掌中，便直趨過去，照准董天林的臍中直拋進去。董天林恰未曾防備，只覺得如箭一般的一股冷氣，向內直衝，頓時臟腑之間異常疼痛，把那些功頭頃刻散個罄盡，竟有些立足不定。剛喝得一聲「哎喲」，早被楚材乘勢將三個指力向內一搨，又往臍下一分，只聽得掐察一聲，早就把董天林的小腹分開。董天林只喝得一個「痛」字，已經鮮血直冒，將要跌倒。又被楚材飛起一腿，把個董天林直踢下台去。

此時朱文忠本是站在台下，要想等楚材下來的時候，乘他不備替兄報仇，不意一轉眼間見董天林被楚材傷了肚腹，踢下擂台。這一驚恰非小可，慌忙上前要接，不期被張文龍也趕上去抓住，大家抓住一條腿，用力一奪，就聽磕又一聲，把個董天林劈作兩半，五花鱗盡行流在地下。朱文忠也因用力太猛，幾乎跌倒，慌忙把手一放，將身站定，不禁大怒，把刀就向文龍砍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文龍見他來勢兇猛，就將兩條腿向上一迎，只聽撲哧一響，那條腿又去了一截。文龍便趁勢將腿丟下，拔出寶劍把朱文忠手中那口刀削折，又用了一個白蛇吐信的解數，一劍直往朱文忠的咽喉刺來。朱文忠一見叫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剛欲轉身逃命，恰被文龍將手向上一翻，早把朱文忠的腦袋削去了半個。那些嘍兵見了，不敢上前迎敵，都沒命地往山上逃生而去。

此時杜鵑橋同楊德明在一處，已經復原，看見嘍兵逃去，他就把昨日晚上所得鄭遷的那口匕首取出，執在手中，追趕上去，殺了幾個。幸被楊德明趕去喝住，拉了轉來。這個時候宛如亂絲一般，不要說做書的人弄得手忙腳亂，不能理清線索，就是當場在台下看的那些人，也覺得眼花撩亂，分辨不出，這且丟過不提。再說楚材在台上見董天林已死，嘍兵逃去，他就把台上所有的大小銀錠盡行搬在一隻桌子上面，移在台口，大喝道：「董天林這些不義之財，俺們也不要他的，如今且賞與你們眾人分用了吧。」說畢便把那張桌子向下一翻，只見那些銀錠都向地下亂滾。眾人一見均各向前奪取，一轉眼間盡行搶得精光，歡歡喜喜地飛奔而去。還有那些搶不著的人，只恨自己命苦，今日不能發財，眼巴巴地見別人搶去，也只得懊惱而歸。所以不到半刻工夫，台下的人均已走得乾乾淨淨。

楚材方跳下擂台，命張武、沈方去尋了些火種，並將董天林、朱文忠的屍首以及被杜鵑橋殺死的嘍兵，一概移到台下，放火焚燒。一座擂台何消半個時辰，就此變為白地，那些屍首也一同火葬在內。這叫做生有地，死有方，命中注定這般死法的，莫想得差錯分毫。直到後來嚴世蕃知道了，深恨這般人壞他的事，要想追究，卻又不知他們的名姓，也只好付之無可如何，此是後話，現在且不必提他。

再說楚材等一行人見擂台雖已焚燒淨盡，知道山上還有羽黨，若不搗巢滅穴，恐日後另有他盜到來占踞，仍復貽害無窮。楚材、文龍、德明、鵑橋各取兵刃在手，一齊跳上馬背，就命張武、沈方二人在山下守候，倘有逃下嘍兵，就此截殺，休要被他們漏

網。說罷剛欲拍馬上山，忽見大路上如飛的來了一人，頭戴范陽氍笠，身穿皂布緊身去襠叉褲，腳著薄底快靴，手提樸刀一口，其勢有如奔馬一般。看看相近，只見他生得面如鍋底，身長八尺，濃眉大目，眼露凶光，海下一部落腮鬍子，根根如鋼絲無二，相貌卻與董天林彷彿。

看官可曉得，來的那人究竟是個何等人物？原來這人卻是董天林的堂弟，名叫董天福，自幼即膂力過人，好習槍棒。董天林前番逃往外洋的時候，臨行時曾經與他一面，許他到了外洋若有好處，寄信回家，叫他前去。不期去了許久，杳無音信，直到後來董天林回到中國，進京投在嚴太師府中之後，與嚴世蕃提起他的武藝出眾，膂力超群，世蕃一聽得意非凡，定要叫他寫信招來。因此董天林便寫信差人送至家中，叫天福星夜到京。那知這個時候董天福適在家中患病，不能就行，直等過了兩月之後，方覺漸漸痊可，又擔擱了幾日，始將身子養好，然後措辦些銀兩進京，這個時候董天林已經到了雙龍山，將金家弟兄逐去，在那雙龍山下擺設擂台，所以他到得京中時，沒有遇見董天林，心中十分懊惱。幸虧世蕃將他異常敬重，留在府中，他的意思，終以沒有見著兄長為恨。哪知住了幾日，忽覺得心驚血湧起來，因此他便在世蕃跟前說，雙龍山的道路本來認得，定要前去探望兄長。世蕃起初還不欲他去，後來因想得他前去，倒也可以與董天林在擂台上做個幫手，故此准他起行，又送了他一百兩銀子的盤川，叮囑他到得雙龍山時，務要與董天林並膽齊心，收伏天下英雄。是以他便辭了世蕃，急急趕來。

一日在途住宿，正在朦朧睡去，忽見自己的亡父到來，說董天林所為不正，惡貫已盈，將於某日某時死於某星主之手，叫他速速歸家，安分度日，還可以保全性命。否則恐怕與董天林一同慘死，非特絕了董門之後，且要遺臭萬年。說畢，便拂袖而去。董天福慌忙起來，要想把父親扯住問明緣故，忽然在門檻上絆了一跌，驚醒轉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心中十分疑惑，欲待不去，又恐怕對不住兄長，更拋卻手足之情；欲待前去，又是夢兆希奇，恐怕真有其事，實是委決不下，思量了一夜，究竟少年情性，以為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大約因思念兄長之故，致有此種惡夢。況大丈夫作事，自當勇往直前，豈可因虛無之夢兆，便信以為真？因此想定了主意，決計前去幫助。哪知這日正行到雙龍山相近的地方，忽見無數的人四散下來，有的手中拿了幾只銀錠，有的在那裡連連歎氣。他便留心看去，只見有幾個人忽然坐在地下歇息，講道：「這種事情真是希奇！怎麼前時上台去打擂的人，都是長而且大，不消董天林三拳兩腳，就可打下擂台。昨日不知何故，添了兩具幫手，倒不濟事。今日將寶貝施展，又被人家破掉，不知到底什麼人破的，這不是希奇了麼？」又有一個人言道：「破掉寶貝卻還不足為奇，所奇的是董天林的武藝何等高強，身量何等魁偉，倒被一個文彬彬的書生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只一手掌就將他的肚皮劈開，活活送命。這便是俗語說的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還有強人在後頭了。」

董天福聽了，不覺暗暗吃驚，便也假作走路力乏，挨近這幾個人坐下，細細窺聽。只見又有一個人笑道：「我想這個書生是與那台主有甚冤仇，所以下這般毒手。後來將台主擲下之時，我看見又有一個書生模樣的人，將那台主劈成兩半，把腹中的五花瓣都流了滿地。想也是同那個書生一起的人，故此董天林雖死還不肯饒他。」又有一個人說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大約做強盜的人，終不能有好結果的。也是他的惡貫滿盈，所以假後於這個書生將他除命，並非是這個書生一定要下這毒手也。你只想，他若然與董天林有仇，為何將董天林弄死之後，台上的銀錠一些也不要，反說道，這是不義之財，把來賞與你們眾人吧。據我看來，這個書生不是俠客，定是劍仙，更不然是個拳仙的徒弟。必是董天林傷的人太多了，被拳仙曉得，特派徒弟下來收拾他的性命，為打擂台的人報仇。諒是這個緣故。」

這幾個人在那裡本是閒講，無關緊要。那知董天福在旁不聽猶可，一聽了時，不覺五內崩裂，大叫一聲，頓時昏了過去。這幾個人聽了他的大叫，各各吃驚，慌忙立起來將他一看，見他這般相貌，手中又有鋒利的樸刀，都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們快些逃去。這個人一定是董天林的什麼人，我們不知道，卻在這裡閒講，被他聽見了，所以昏暈過去。少刻醒轉來，一定要與我們為難的。不如趁他未醒時逃走。」說畢均各一哄地散去。此時董天福只因一時氣急，以致昏倒，覺得身子渺渺茫茫，如在雲霧中一般。停了一回，方悠悠地甦醒轉來，大哭道：「俺的哥哥，你怎麼這等英雄，竟遭如此慘死？好不痛殺人也，哥哥陰靈不遠，待兄弟與你報仇便了。」說畢站起身來，向前就走，把自己前夜所得的夢俱都忘卻，一直的向前追趕。

走了裡許路的光景，忽然耳中似有匹匹拍拍的聲音。聽見連忙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一陣一陣的黑煙衝空而起，像是火起模樣，不知何故，鼻中只覺得臭味難當，心內更覺驚疑不定。也不管他什麼，只拚命地跨開大步，向那黑煙衝起的所在趕去。看看相近，但覺那臭味更覺厲害，復又趕向前行，走過一重樹林，方見一片空地中間，一個擂台的式樣，已經燒得盡行塌倒，還有些燒不盡屍骸夾在裡面。心中早已明白。又回頭向雙龍山一望，卻見有幾個少年的人，也有執劍的，也有執三尖兩刃刀的，也有執棍的，要想拍馬上山。便知道傷他兄長性命的就是這幾個人。因此他便挺起樸刀，趕緊一步，咬牙怒目的大喝道：「呔！你們這班牛子，是哪裡來的，膽敢亂闖上山！方才哪個將俺兄長喪命的，快快說明，俺董二爺卻是冤有頭債有主的，若有半字含糊，哼哼！可曉得俺董二爺的厲害？」楚材一聽他的說話，看他相貌與董天林不相上下，便知道是董天林的兄弟，因笑道：「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，竟敢到此耀武揚威！你那董天林何等英雄，不消俺片刻工夫，把他傷命。你今到來，莫非要來湊數麼？俺勸你還是依俺良言，快快回去，改惡從善，保全性命，不然董天林就是榜樣，只怕你性命在頃刻之間了。」董天福大怒道：「原來俺傷哥哥性命的就是你這牛子，不要走，吃俺一刀。」說罷便飛步上前，舉起樸刀向楚材就砍。楚材方欲迎敵，早見鵲橋大怒，持著三尖兩刃刀縱馬過來，將董天福的樸刀架住，喝道：「賊徒休得猖狂，俺杜爺爺來也。」董天福大怒道：「誰要你這替死鬼到來替他！」一面說一面便將樸刀用力一蓋，有如泰山一般地壓下來。

鵲橋見他厲害，忙把三尖兩刃刀向外抽出，重復攔腰砍去。董天福忙把刀柄架開，兩個就在山腳下空地上步馬交鋒。一來一往戰至六七合之外，杜鵲橋已覺得氣喘吁吁，滿身是汗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兵之力。楊德明在旁看見，知道鵲橋力怯，忙從刺斜裡拍馬挺劍，趕上前來，大喝道：「賊徒不得逞能，俺來也。」鵲橋見楊德明到來，心中方覺稍定。董天福道：「怕你一齊到來，俺也不在心上。」但見他把樸刀使開，真是神出鬼沒，異常純熟，越戰越有精神。兩個戰一個，還覺不能迎敵。

此時山上的嘍兵因寨主已死，知道不能抵敵，各各收拾了東西想要逃命，方才走至半山，只聽得兵刃交加之聲，慌忙趕下，抬頭一望，恰巧內中有一個嚴府家將叫作嚴能，就是董天林差去請董天福的這個人，因董天福在家患病不能同行，故此他先自回京與世蕃說知，世蕃便命他送信與董天林，叫他就在雙龍山當差的。今中嚴能因見擂台破掉，頭領等已經盡行喪命，意欲回京報信，不期剛到半山，就見董天福在那裡與這些人交戰。他是前番見過的，所以認得，不覺大喜道：「董二爺到來，此仇可報矣！」忙把眾人止住，重復回上山崗，對眾嘍兵說明，各執兵刃，下山助戰。無奈嘍兵雖多，究是烏合之眾，還有一半知道事體不妙，早已趁勢溜去，僅剩董天林新招的一伙嘍兵，約有三四百人。嚴能領了頭，一齊衝下山來，大喝道：「董二爺不必驚慌，俺們來助戰了！」說罷便圍裹上來。

董天福見是來能領眾到來，不覺滿心歡喜，也喝道：「你們快快把這一起人幫俺拿住了，與寨主報仇，不得放走一個。」嚴能答應著，就把手中所執的一條齊眉短棍一擺，看準楚材，用一個鵲地龍的勢子直望楚材馬腳邊滾來。驀地的向上一躍，舉棍就打。幸得楚材眼快，早已看見，真是忙家不會，會家不忙，待嚴能近身將要舉棍打下的光景，他就忽地把馬向旁一提，趁勢就是一劍，可憐嚴能只顧暗中算人，不想反被人家算去。這一劍竟把個嚴能的身子削成兩截，跌在地下，頓時口也不開地向鬼門關去了。眾嘍兵一見，大家吶聲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嚴老大又被他們暗算丟了命了。」

此時董天福還與杜鵲橋、楊德明兩個殺得難解難分之際，忽然聽見眾嘍兵一聲吶喊，慌忙回頭一看，見嚴能果然丟命，不覺怒喊如雷地道：「好牛子，怎敢傷俺頭目，今日誓不與你們兩立了！」說畢便棄了鵲橋、德明兩個，望楚材那邊躡來。楚材見他來勢凶勇，剛欲舉劍迎敵，文龍早已躍馬接住。董天福也不問長短，舉起樸刀就砍。文龍知他寶刀厲害，又見樸刀沉重，恐怕有傷自己寶劍，不敢削他，只用騰挪躲閃的功夫，與他接戰。戰不到一合光景，後面鵲橋、德明復又衝殺上來，將他圍住。這個董天福真是

了得，但見他把那柄撲刀使得旋風一般，隔開劍擋開刀，全無一些破綻。雖是三人戰一，還不能占他上風。楚材立馬在那裡觀戰，見他如此英雄，不覺暗暗贊歎，想道：「幸是他此刻到來，若然早來一步，只怕破那擂台就有些費事了。看他的本領，竟要高出董天林十倍。可見草澤之中，未嘗無人。惜乎他為董天林之兄弟，不然倒是國家梁棟。」

正在疑想之間，忽聽得董天福大喝道：「孩子們快把那廝擒來，不要放走了他！」眾嘍兵答應了一聲，各執兵刃齊望楚材殺來。楚材大笑道：「螢光之燄，怎敢與皓月爭能？真是蜻蜓撼石柱了！」一面說一面便舞動寶劍，將這些嘍兵亂砍亂斫。殺了數十餘人，楚材想道：「就是殺盡他們也無濟於事，反傷天地好生之心。還是驚走他們為是。」思想畢，便拔轉馬頭，望斜刺裡便走。嘍兵等誤認他要逃走，一齊拔步追趕上來，追了有一二里之遙，楚材忽地把馬扣住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又將寶劍向空一指，只見霎時間滿空中落下數尊金甲神將，帶領著無數天兵，身子都有二三丈高大，手中執著大刀闊斧，半雲半霧地四面殺來。這些嘍兵一見，嚇得沒命地轉身就跑，只恨爹娘生養他時，沒有為他多生兩隻翅膀。弄得自相踐踏，又傷了好些嘍兵，方漸漸地逃個乾淨。

楚材因還沒有收法，就著天兵將那些死屍埋葬一處，然後又念了幾句真言，將劍訣一煞，把天兵退去，重復拍馬望原處而來。走不到百餘步，只見文龍、鵲橋、德明竟被董天福殺敗，一齊逃將下來。楚材不覺吃驚道：「怎麼他三個還不是他的敵手？且待俺上去試他一試，看是如何。」說畢便仗劍縱馬讓過他們三個，上前接住廝殺。戰有二三個回合，覺得果然厲害。剛要用計將他收伏，不期早被文龍閃在後面，暗暗地將袖中弩箭上好，忽地大喝一聲道：「強徒不必逞能，且照俺的法寶！」董天福剛要回頭看視，忽聽得轟的一聲，要躲也來不及了，咽喉下早中了一支弩箭，頓時鮮血直流，跌倒於地。楚材驚道：「俺因他異常勇猛，有意要將他收服，怎麼你竟把他射死？豈不可惜！」說罷便跳下馬來，向前細視，見他早已氣絕。無可奈何，只得把文龍埋怨了幾句，命鵲橋同兩個童兒把他掘土埋葬訖，然後一齊上山。

此時董天林積蓄在山上的金銀財寶，已被眾嘍兵分取一空，各各背在身上逃往他處過活。楚材等因不欲多殺，上得山時雖看見山腳各山灣中尚有嘍兵無數，各背包裹，成群結隊而逃，只作沒有看見，並不前往追趕。惟走至山上，將董天林所造的房屋細細一觀，果然壯麗。因即同往裡面四處巡視，果然嘍兵一個也沒有了。便出至中間坐下，命張武沈方至廚房下尋取肴饌，煮飯充饑。不一時早見兩個小童把大盤小盤搬出無數煮熟的雞魚鵝鴨，以及燕窩魚翅鴿蛋等物。又有極濃厚的美酒，一齊取出。楚材等看了不覺慨然道：「這種強人也算享福盡了，莫怪他們折福。如今且不要管他，大家來飽餐一頓，再作道理。」說畢便一齊入座暢飲，說說談談，時候已是不早。因即在山上住宿一宵，次日臨行時，便命張武沈方取些火種，把山上所有房屋盡行付之一炬，方一齊下山上路。

此時楊德明同鵲橋兩個因各有事，不得同行，楚材同著文龍上路之後，不期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。路途中間又遇著兩頭龍率眾強搶良家女子的事情，要張文龍單身搭救，混至豪強家中遊戲三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